

隆美尔的战争自述真实地表现了他的内心世界

Rommel and His Art of War

战争的艺术：隆美尔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

〔英〕约翰·平洛特（Dr John Pimlott）编 / 薛晓 杨静娜 薛蕾 译 / 辛尧 校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Rommel and His Art of War

战争的艺术：隆美尔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

〔英〕约翰·平洛特 (Dr John Pimlott) 编 / 薛 晓 杨静娜 薛 蕾 译 / 辛 尧 校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隆美尔 / (英) 平洛特编 ; 薛晓等译. — 北京 :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5.7

书名原文: Rommel and His Art of War

ISBN 978-7-5154-0568-1

I. ①第… II. ①平… ②薛… III. ①隆美尔, E.
(1891 ~ 1944) — 传记 IV. ①K835.1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76947号

Rommel and His Art of War by Dr John Pimlott

Copyright © 1994 Amber Books Ltd.

Copyright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translation (simplified character rights only) © 2014 Portico Inc.

This new edition of Rommel and His Art of War published in 2014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mber Books Lt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94 by Amber Books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5 by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 2015 中文简体字版由 Amber Books Ltd. 通过 Portico Inc. 授权当代中国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未经版权所有者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任何部分。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5-1215

出 版 人 周五一

策 划 人 何 非

项目统筹 隋 聘

责任编辑 隋 聘

特约编辑 郑 艳

装帧设计 西 风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 www.ddzg.net](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 66572264 66572132 66572154 66572434 66572180

市 场 部 (010) 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佳明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70 毫米 × 230 毫米 1/16

印 张 15.25 印张 插图 132 幅 222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0.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 (010) 66572159 转出版部。

出版说明

本书以摘录的隆美尔的信件、命令以及他在战时每晚都要做的战时笔记为主体，由作者约翰·平洛特博士穿插叙述隆美尔上述文字的写作背景及对隆美尔的评价。

本书以时间为轴线，讲叙了隆美尔从少年时期一直到1944年被迫自杀的一生经历，其重中之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隆美尔对自己经历的战争的讲述和他对战术思想和军事计划的阐述。由于本书引用了众多不同来源的文件资料，因此书中的小标题——作为引用资料所述事件的时间段提示——会有一些重叠甚至重复，但全书脉络清晰，书中的内容并不重复，让人感觉像是在读一本小说，不过这都是真实发生过的，是以历史资料为砖瓦塑造出的一个真实立体的优秀军事将领的塑像。

想要了解隆美尔，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阅读本书，读者朋友们必不会失望。

前言

德国的埃尔温·隆美尔陆军元帅（1889~1944）是为数不多的至今仍为人熟知的“二战”将领之一。无论是在北非沙漠中站在指挥车上指挥战斗抑或是面对摄影机，他那饱经风霜的面庞、精明的眼神以及坚毅的下巴，总让人觉得眼前的“沙漠之狐”能够轻易地击溃强敌。

照片中的他总是无往不利，指挥着全副武装的机械化部队同步履沉重呆板乏味的敌军作战，似乎给人一种错觉，他的胜利得益于精良的装备而非高超的指挥技艺。甚至于他的死因，因卷入刺杀阿道夫·希特勒的爆炸行动，但顾及家人安危，他没有冒着风险参与公审，而是默默选择服毒自尽——一种看似很浪漫的终结，留给世人一个尽忠于元首，在绝望中坚守的敬业的军人形象。

所有的传说都源自真实。无论隆美尔头顶的光环多么耀眼，他的身份首先且始终是一名战士。他的勇敢毋庸置疑，他的“蓝马克斯勋章”正是表彰他在战场上的出色表现，可谓实至名归。从接过指挥枪的那一刻起，他就非常体恤部属，保证他们不会枉死，并带领他们走向胜利，即使当时他们正身处1914~1915年间以绞肉机般恐怖而闻名的西线战场。

隆美尔远超同时代大多数人的能力很快使他脱颖而出。1915年10月，他调入一支山地营，在罗马尼亚和意大利北部战斗的这段时间使他有机会完善机动作战这一日后他得以纵横北非的战术。他率领小股快速部队，出其不意地一

举突入意大利人后方。该战术对指挥官的要求较高，既有健康的体魄，又能灵活机动地抓住战机。德国此时的指挥系统名为“任务导向指挥系统”（德语：Auftragstaktik），该系统使得指挥官们可以避免内部干扰自由地获得目标信息。隆美尔的成功无疑也离不开该系统的助力。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岁月，他向军校学员们仔细分析了自己经历过战斗过的每一个战役。尽管缺乏装甲作战的经验，但并不妨碍他将突出机动性和灵活性的作战思想套用其中。

他冲锋在前，以便抓住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他大加赞赏“全兵种协同作战”——坦克作为“铁拳”冲锋在前，机械化步兵拱卫侧翼，炮兵负责火力支持、防空以及反坦克任务，工兵来完成战场的清扫。他还清醒地认识到空中优势的重要性。他的作战目标则是快速突进，切断敌军指挥部（大脑）和前线部队（肌肉）之间的联系。

1941~1942年间，在北非这块大兵团机动作战的理想战场上，隆美尔的这些战术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隆美尔多次攻击英军后方防御阵地，切断其与前线部队之间的联系，1942年5、6月间的加扎拉战役堪称隆美尔的作战典范。

然而，在北非战场上，他也遭遇了一些无法控制的事情：不可靠的补给线和装备很差的意军盟友。此外，面对谨慎而又精细的蒙哥马利，他的几次冒进最终导致战局失败。蒙哥马利与隆美尔再次对决于1944年的诺曼底，盟军登陆的成功，使得德军无法再继续以隆美尔热衷的这种机动战术进行作战。

总的来说，隆美尔是一名行动如风、思维如电的指挥官，他的强大之处在于他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己方的优势。他时刻准备冒险——事实上，这是他指挥风格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旦成功，则收获甚巨。在失败时，他也会被迫防守，同时备感沮丧。战场是他的一片天地，他更青睐自己能够掌控的战局。然而，天不尽遂人愿。



目 录

前言	/i
I 将军年少意气长	/1
II 山区初战露锋芒	/6
III 二十载潜修战术	/28
IV 闪击法国势难挡	/33
V 北非沙漠风暴起	/62
VI 神出鬼没骋沙场	/92
VII 内忧外患好时尽	/123
VIII 复失海湾雪上霜	/152
IX 千里撤退归故土	/180
X 大厦将崩国将亡	/199
XI 金城壁垒成泡影	/203
结语 功过毁誉莫深究	/231
参考文献	/234

(注：书中地图、图片均来自英文原书)



I

将军年少意气长

隆美尔出生在德国南部的一个典型的严厉的中产阶级家庭，少时并没有显露出军事天才的早期迹象。曾经的他是一名脸色苍白、体弱多病的少年，热衷于物理，并梦想成为一名航空工程师。然而，他未来成就的却是另一番事业。

1891年11月15日，一个周日的午后，埃尔温·约翰尼斯·尤根·隆美尔（Erwin Johannes Eugen Rommel）出生于德国南部符腾堡州的海登海姆市。他的父亲起初只是一名普通教师，后擢升为校长；他的母亲海伦是符腾堡州州长卡尔·冯·鲁斯的长女。埃尔温得以有一个优越的成长环境。他后来回忆道：“我的童年生活非常愉快，我能够整天在院子的大花园内玩耍。”与他一起长大的，还有一位姐姐，海伦娜，以及两个弟弟，卡尔和格哈特。他还有一名兄长，曼弗雷德，但不幸早夭。

没有迹象表明幼年的隆美尔日后

会选择戎马生涯。当时的他，脸色苍白、体弱多病，显得迷惘而孱弱，据海伦娜回忆，他常常被小伙伴们戏称为“白熊”。他也没有显示出过人的聪明之处。1898年，隆美尔的父亲升任阿伦镇的一所中学校长，但当地并没有一所小学，隆美尔不得不接受私人老师授课。虽然这段学习经历使得他在1900年考入了父亲所在的中学，但基础薄弱的他和同班同学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意识到这一点，他变得更加的苍白、孱弱，久而久之，对于自己的学业，他也变得懒散而又漫不经心。

隆美尔并非没有潜力。有一则

隆美尔在军校时的一张学员照，摄于1911年。这是他开始军旅生涯时寄给母亲的正装照



他小时候的逸闻：当时的隆美尔很粗心，甚至沦为笑柄，有位老师为了刺激他，说道：“如果隆美尔的默写一字不差，我们就请一支乐队，带着大家到郊外玩一天”。听到这些话，小家伙惊醒了，很快完成一份完美无瑕的答卷。当然，这个承诺最终没能兑现，隆美尔又变得和以前一样无所事事。渐渐地，隆美尔显示出他数学上的天赋，成绩也一天比一天出色，表现出对机械的浓厚兴趣，甚至和朋友一道在阿伦郊外组装了一台滑翔机。事实上，此时的隆美尔似乎更想成为一名航空工程师，投身于这个新兴的让人振奋的领域。

父亲的严厉和阻碍最终打消了隆美尔翱翔蓝天的梦想。年轻的隆美尔改变主意决定投笔从戎，老隆美尔认

可了这个决定，并尽其所能去帮助儿子，尽管他心中可能更希望儿子能够进一步接受教育。1910年3月，隆美尔奉命前去当地驻军医院接受体检，尽管他患有腹股沟疝气，但经过一次小手术治疗后，7月19日，隆美尔正式入伍，成为符腾堡第124步兵团的一名军官候补生。

完成新兵军训后，隆美尔被送入但泽皇家军官候补生学校学习。自此，他的指挥生涯拉开序幕。在入学之前，他按要求对此前的生活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1891年11月15日，我出生于海登海姆的布伦兹学校，是该校校长埃尔温·隆美尔和他的妻子海伦的第二个儿子，我的父母均信奉新教……

7岁那年的秋季，我本该上小学，但由于我的父亲调任阿伦镇中学的校长，而当地没有小学，我只能通过私人教师授课来获取必要的知识以便考入阿伦中学。两年后，我考入这所拉丁学校，并在那里待了5年……

1907年秋季假期，我在越过小溪时不慎右脚踝受伤，但很快就痊愈了，之后即使剧烈活动也没有感到任何不适。1908年秋，我转入格蒙堡皇

家现代中学五年级就读，一年后，升入六年级……

阅读和完成家庭作业占据了我大部分的课余时间，除此之外，我还进行大量体育锻炼，例如自行车、网球、滑冰、划船、滑雪等等。（摘自戴维·欧文《隆美尔》，威登菲尔德和尼克尔森出版社，伦敦，1977）

隆美尔在军校表现出色。军校校长在1911年3月的一份报告中写道，

他在步枪和军事训练方面“十分优异”，在体操、击剑和骑马等项目上表现良好，是一名能干的军人。1912年1月，隆美尔被正式授予中尉军衔，返回第124步兵团，该团已经移师威尔加藤，在接下来的两年中，隆美尔一直负责训练新兵。他不同于其他很多的年轻军官，他不抽烟而且滴酒不沾，但即使是最平常的军事问题，他也会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深爱着露西·莫林，他们相遇在但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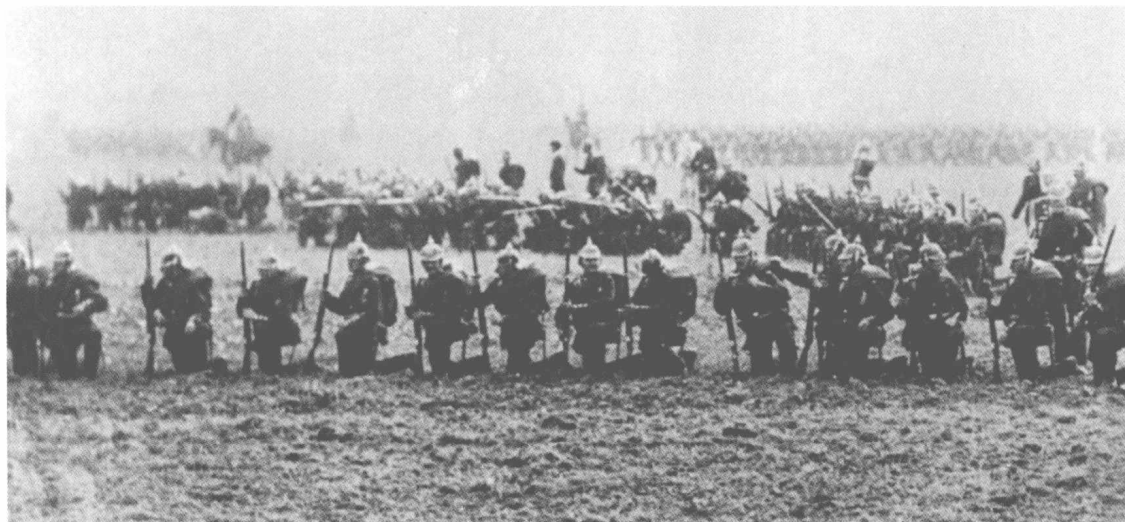
德皇威廉二世（图中吸烟者）和冯·毛奇战前全军动员仪式上的照片。毛奇成功地选择了冯·施里芬作为他的继任者出任德军总参谋长，并精心策划了旨在迅速打败法国的“施里芬计划”，该计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曾收获奇效



德意志帝国

隆美尔出生时，德国上下弥漫在空前浓厚的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氛围之中。1871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巴黎凡尔赛宫正式登基为德意志皇帝，德意志帝国建立。普法战争中，德国击败法国，割占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埋下了日后两国大战的根源。但德国民众的国家主义情绪日益高涨，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国家不再是从前那样松散的邦国，而是结合为一，整体变得强大起来。因此，尽管隆美尔十分热爱自己的家乡符腾堡，从他加入符腾堡军队可见一斑，但他更希望自己的国家能成为一个欧洲大陆上叱咤风云的强国。1914年时，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德国实力空前强大，在海外殖民地的征战和贸易也大肆拓展。对于他的邻国——西面的英法、东面的沙俄而言，一个强大的德国让他们都感到有些不安；加之德国与奥匈帝国缔结了坚固的盟友关系，形成了从波罗的海延伸至巴尔干半岛的一股强大政治力量，足以打破欧陆各国之间的均衡现状。同时，德国也为地缘政治深感不安，这种不安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大战一触即发。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太子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视察时，被塞尔维亚青年加夫里若·普林西普枪杀。奥匈帝国以此为借口，在得到德国的支援后，于1914年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正如隆美尔所见，德国全国上下迅速动员起来。

19世纪末，德国的一次陆军军演。这种步兵成列推进的作战方式和现实堑壕战的实际场景相去甚远。在即将到来的大战中，炮兵则成了战场上最具代表性的攻防力量



露西攻读语言，他们于1916年结婚，相守共度一生。1914年3月，隆美尔奉命调往第49野战炮兵团，在此他获得了炮兵作战经验，时至7月，战争乌云越来越浓，笼罩在欧陆上空。在他的《步兵攻击》一书中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氛围：

德国上空已是战云密布。战争的气息无孔不入，迫在眉睫！关于战争的流言层出不穷，一家散布流言的报社刚刚被查封，就立刻会冒出另外一家来。

第49野战炮兵团于清晨时分匆匆穿过古老的帝国城市，“守卫莱茵河”的歌声在狭窄的街道上空久久回响……

我骑马随队而行，身着中尉军服，从3月份起我已开始担任排长职务。我们迎着清晨明媚的阳光小跑前进，完成日常的操练，然后返回驻地。路上我们会遇到上千民众。

下午时分，战马牵回马厩，让它们也能够休息一下。形势变得日益严峻，我渴望拥有自己的团。凯撒·威廉宣布德国进入“战争危机状态”。

我和副官一起赶紧收拾好东西，于晚间到达维尔加藤，我们的驻地。

1914年8月1日，维尔加藤修道院沸腾了，我和第7连的老战友们重聚在了一起。所有的年轻的面孔上都洋溢着欢乐和期待，还有什么事情能比率领着这样的一群士兵和敌人作战更美妙？

18点，团长汉斯上校检阅了这支军装笔挺、庄严肃立的部队，并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说。正当我们将要解散之时，动员令下来了。德国小伙子们渴望战斗的呐喊穿透了修道院古老的灰色围墙，传到远方。8月2日，一个非同寻常的安息日。晚间时分，在激昂的乐曲声中，骄傲的符腾堡团士兵从腊芬斯堡开拔。（摘自隆美尔《步兵攻击》，格林希尔出版社，伦敦，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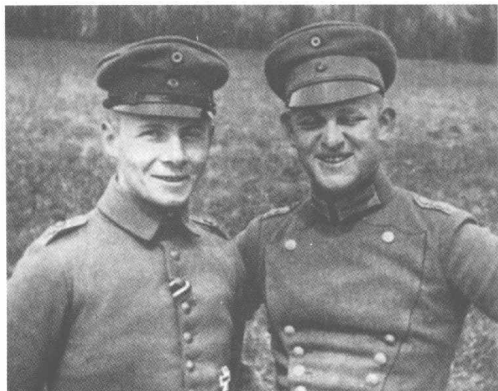
II

山区初战露锋芒

1914年6月28日，圣维特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在巴尔干半岛的萨拉热窝点燃。奥匈帝国的皇储费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索菲亚在视察时被一名塞尔维亚学生刺杀身亡。对于年轻的隆美尔来说，这是他杰出的军事生涯的开端。

1914年8月，欧洲大陆在战争的悬崖边摇摇欲坠，此时的隆美尔在第124野战炮兵团担任下级军官，刚刚了解炮兵作战。1918年11月，战争结

年轻的隆美尔（左）和他的战友，时任符腾堡第124步兵团军官，注意隆美尔佩戴的铁十字勋章



束之时，他已成为上尉，参与了多次炮兵作战任务，并因为在意大利北部山区立下的卓著战功荣获“蓝马克斯勋章”。在以往的军事行动中，他深入了解了机动作战这一新型作战方式，并在以后的岁月中将其发扬光大，使之成为自己标志性的战术。

隆美尔的处子战发生在1914年8月22日，他被派去侦察法国朗维附近的布雷德村庄。此时他已连续巡逻了24个小时，且肠胃不适，筋疲力尽。

1914年8月

黎明时分，第2营开赴布雷德村

东北约2千米处的325高地。大雾弥漫，能见度仅有50米。营长贝尔少校让我侦察前往325高地的路线。我已经不间断地巡逻20多个小时，加之饥肠辘辘，已是疲惫不堪。我骑马穿过乡村的篱笆和牧场，借助地图和罗盘发现了325高地。后续部队迅速跟上，不久后，我们西侧翼的部队在大雾中和敌人短兵相接。短暂的交火后，我看到了我的老友，拜耶尔，并和他交谈几句，没想到这竟成永诀！

步枪子弹偶尔会在我头顶上空呼啸而过。施奈芬堡中尉骑马冲向敌阵，在距敌阵线100米处中枪倒下，我们的战友冲锋向前，成功摧毁了法军防线。

随后我们就接到来自后方的命令：“兵分两路，前进！一营右翼负责侦察警戒。”我被连长安排在右翼，负责向布雷德村的侦查推进。

我将“拉芬”（隆美尔的战马）交给汉伦（隆美尔的副官），将自动手枪换成步枪，并装上刺刀，部署好我的战士们。我们挺着刺刀松散地朝

第一滴血

1914年8月2日晚，第124步兵团在乐曲和欢呼声中离开腊芬斯堡车站，朝西部边境进发，对于时任底层军官的隆美尔来说，和平的时光结束了，他要去前线接受血与火的洗礼。第124步兵团经由但登霍芬向朗维进发，在那里汇合德军第5集团军，向南迂回进攻法军在凡尔登的防线。

这是“施里芬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旨在六周内打败法国，然后集中兵力迎击东线数目庞大但迟钝笨重的沙俄军队。德军第1集团军从比利时突入法国北部，从巴黎以西展开大规模的包围行动，将法军主力逼到东部地区，会同另一支德军主力部队迅速全歼法军。德军其余部队从第1集团军右侧进发，但突进进度不似第1集团军这般深入。这些其余部队中最关键的便是隆美尔所在的第5集团军。

村庄包围过去。冉冉升起的太阳穿不透地面浓重的雾气，我们踩着菜园里的蔬菜和土豆前进，能见度只有50到80米。

突然间，附近枪声大作，我们迅速趴在地上。附近传来一阵尖锐的哨声，我徒劳地用望远镜搜寻附近的敌人。他们可能不会太远，所以我和战士们匍匐向前。他们在被我们看到之前逃之夭夭，但菜地上留下的痕迹却清晰地指出他们离去的方向。我们沿着痕迹来到了布雷德村，此时我们已

经和一营失去联系。

从浓雾后面传来了更多的枪声。但每次我们逼近，敌军都会迅速撤退。这样行进了大约600米到800米后，高高的栅栏划破浓雾出现在我们面前，在我们左侧，房舍和大树的轮廓若隐若现。我们一直追寻的足迹转向右方，逐渐消失了。我们到达了布雷德村吗？我在树篱上做了记号，标明我们的位置，并派人和左侧的友军联系。好在敌人的枪法不好，我们战友无一伤亡。

我和副排长斯哥特一起，带领两名侦察兵，继续侦查我们面前的村舍，并没有发现敌军的蛛丝马迹。我们来到农场的最东边，这里有一条小径蜿蜒通向大路。我们借着浓雾的掩护来到农场另一侧，警惕地望向马路，观察一下周围的草垛和屯舍，发现就在我们右方20步左右的位置处有15~20名法军在路中间，或喝茶或聊天，步枪闲散地挂在肩上。他们并没有发现我们。

我们4人开火射击，敌军沉寂一会儿，分头向西逃窜。我们朝四散奔逃的敌军疯狂追击。

奇怪的是，我们并没有遭到对方还击，尽管我们是站直身子追击，而

且还在敌军众目睽睽之下。法国人沿着马路跑向左侧，钻入灌木丛中，我们用火将他们驱赶出来，最终，我们四个人就赶跑了十几个法国人。

随后，第123团的士兵们攻占了此处。我命令手下的士兵们继续搜寻布雷德村马路旁边的灌木丛。我们发现许多法国人，他们躲过了子弹，但没能躲过我们的搜寻。我费尽口舌才说服他们放下武器走出来，显然，他们被灌输了德国人会将俘虏斩首的思想。我们共从灌木丛和玉米地里搜捕出50名法军。其中包括两名军官，一位是他们的队长，安然无恙，另一个

阿贡森林战斗中，德国步兵在一条新挖的战壕中保持警戒。在离开弗兰德斯平原以后，隆美尔此后大部分时光都消耗在森林和山区的战斗当中



人是一名中尉，他的手臂负了轻伤。我们得知他们都是法国第10步兵团的士兵，但分别隶属第6连和第7连。我的士兵们给他们提供了香烟和火柴，他们的情绪很快就平静下来。

在我们的右侧，第123团的士兵们此时也已经推进到了高地与公路的交叉口。此时，高地上的森林里突然有人朝我们开火。我带着士兵们很快突进到山口的右边，这样我们就有了掩护并可以从此处朝山头发起进攻。突然，我的眼前一片漆黑，体力不支晕了过去。过去一个昼夜的劳顿，在布雷德村以及北部山头的激烈战斗，早已经让我筋疲力尽，但这不是关键的因素，最终压垮我的则是我糟糕的肠胃。

我不省人事了一段时间。当我重新睁开眼睛时，我看到了本特勒中士，他正在对我做一些简单的救治，法军的子弹和炮弹不时地在周围的土地上绽开。我们的步兵正从拉马特树林朝325高地撤退。发生了什么？他们竟要撤退？我撑起身子，暂时指挥他们占领公路一侧的斜坡，并挖壕据守。从这些溃兵口中，我了解到他们在拉马特树林里遭到法军炮火的轰击，损失惨重，指挥官牺牲；一名军

衔更高的长官命令他们撤退。我吹响号角，将部队重新集结，这些小队很快就各自沿既定路线向布雷德西边的指定位置挺进。我站在那里，看着他们一个个从我面前走过。这些连队的军官出现了很多断层。在初次交锋中，团里1/4的军官和15%的士兵死伤或失踪。我听闻噩耗，我最好朋友中有两个已经阵亡于此，我的心里十分沉重。部队重组后，我们兵力大约有一个营，我们越过布雷德南部向戈莫里进发。

布雷德此时已是一片狼藉，让人不忍目睹。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冒着烟的余烬中躺着战死的士兵以及一些被殃及的无辜平民和牲畜。我们得知，德国第5军已全线溃败，正在撤退中。我们虽然初战告捷，但是失去了很多战友，这让我们倍感伤痛。我们继续向南行进，但我们老远看到大股敌军纵队正在行军，所以不得不停下来避让。接到这个消息，第49炮兵团的友军一路小跑到我们前面占领了公路右侧的阵地。当我们听到友军的第一声炮响时，敌军早已远去。

夜幕降临，我们人困马乏，拖着疲惫的身体终于来到鲁特村。我们的部队都在此休整，显得拥挤不堪。我



阿贡前线，德国军官敦促士兵们冒着大雨和敌军炮火挖堑壕。隆美尔的身先士卒和亲历亲为使他备受士兵们的爱戴

们找了一片开阔的地带搭起帐篷，但是没有稻草，我们的人也累得根本不想去找。地面潮湿阴冷，让人无法安然入睡。夜间气温骤降，所有人都冻得瑟瑟发抖。及至清晨，我那脆弱的肠胃又让我苦不堪言，困意全无。晨光熹微中，浓雾渐起，又一次笼罩了大地。

9月，隆美尔所在部队移师瓦伦周围的山上，毗邻阿贡森林。部队仍在推进，但伤亡不断上升。

此时，战局尚未胶着，双方步兵不时短兵相接，兼有炮兵轰击和骑兵冲击，都没有大规模地挖堑壕架机枪固守。而正是后来阿贡森林边上的一个堑壕机枪防御阵地，差点让隆美尔殒命。

1914年9月

苏尔兹曼少校和我一起亲赴前线，率领营队前进。一名受伤的士兵给了我他的补给和枪弹，此时我奉